

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捐赠四件藏品介绍



一、唐雕版印刷梵文《陀罗尼》一件

此件陀罗尼经咒为纸本，直径：25cm，悉昙体梵文，经咒为14圈不可环读的封闭圆环。中心画面内容出自《大随求陀罗尼经》，意为“若有授持此神咒者，所在得胜。若有能书写带在头者，若在臂者，是人能成一切善事，最胜清净，常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，又为诸佛菩萨之所忆念。”中心画面左侧空白处手书“女弟子五十二娘愿所求如意”。指明此陀罗尼咒的持有者为“五十二娘”。印刷边框外古朴简明，无任何装饰，应为雕版陀罗尼咒最原始状态。

宿白先生曾在《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》一书中归纳了当时所见早期陀罗尼经咒印本的演进序列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：“雕印梵文者在先，汉文在后；《咒经》文字不能连读的排列在先，可以连续环读的排列在后；外围框单线在先，双线在后；外围内容墨绘在先，雕印在后；外围形象较多的在先，只有一项手印者在后。”有专家亦认为中心画面圆形早于方形。由上种种推断此件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》印本当于唐玄宗天宝五年（746）至代宗大历五年（770）间印刷品。此件文物附有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加速器质谱仪（AMS）实验室出具的放射性碳测年报告（误差率在正负25年），明确此件文物年代不晚于公元770年。

鉴于以上鉴定结果，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从其藏4件同类陀罗尼咒中，选此件最早者，捐赠我馆。



二、明丽江版藏文《甘珠尔》一函

藏文《大藏经》分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，为藏传佛教经典的总集，有写本和刻本流传。根据研究者统计，目前所见《甘珠尔》有12种刻本，最早刻本为明永乐八年（1410）刊刻的《甘珠尔》，共106函。

明丽江版《甘珠尔》是由明丽江府知府木氏土司主持刻印，刊印工作始于明万历四年（1608），完成于天启六年（1621）。这是在藏区刻印的首部《甘珠尔》，共108函，对之后的卓尼版和德格版《甘珠尔》的刊印均有影响。

清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，管理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汗南下云南，在丽江见到这一套《甘珠尔》经版，认为非常孤罕珍贵，便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。故此版又称理塘版《甘珠尔》。经版损于1908年的战火中。存世丽江版《甘珠尔》较为完整的有两部，一部在西藏昌都卓珍寺，一部在拉萨大昭寺，此两部均为朱印，在形态上将单面印刷的纸张粘连在一起，呈经折装形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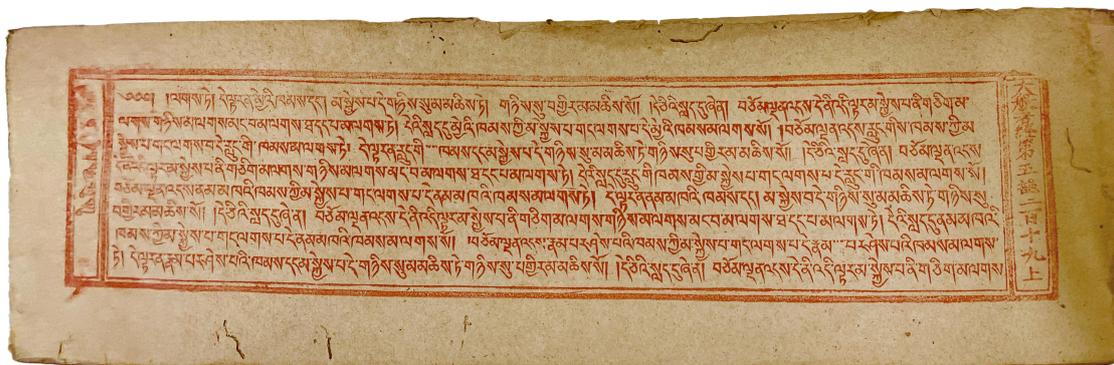
此次捐赠为梵夹装朱印本，与藏区藏两部及云南纳格拉洞发现的梵夹装墨印本均不同，反映该部《甘珠尔》印刷过程中用墨与形制上的变化。我馆藏缺此部《甘珠尔》，入藏一函，极为珍贵。



三、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内府刻朱印藏文《甘珠尔》一函

此为自明永乐版大藏经之后，第二部由官方修订的藏文大藏经，因起初全部刻板存放于嵩祝寺，所以又称“嵩祝寺版”大藏经。此部《甘珠尔》由康熙皇帝敕命刻印，自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在嵩祝寺开雕，历时十七年，至三十九年（1700）竣工。前存康熙帝御制序。故宫博物院存其完本，也藏有部分经版。此部大藏经对于蒙古文北京版《甘珠尔》和满文《甘珠尔》影响很大，此两个文种《甘珠尔》基本直接译自藏文北京版《甘珠尔》。

我馆藏此北京版藏文《甘珠尔》，共存 80 函，较残。所存函大多也缺叶。此次获赠一函，为《大宝积经》第一卷，我馆 80 函中所缺，较为珍贵。



四、清光绪年间铜版刊藏文《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》一函

简称《八千颂》，是藏文古籍里常见的一部经，为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时期，由印度学者释迦塞纳、西藏译师达摩大希拉等翻成藏文，流传十分广泛，多见有抄本和刻本。此本为

清末铜版印刷，较为稀见。从刷印成品上来看，由于铜版吸水性差，导致墨色集中，覆纸后很难均匀印刷，因此出现墨色溢出、浓淡不匀等现象。《蒙古绘画艺术》一书中收录了此《八千颂》的铜版，可知尚有全套经版存世；由于史料文献、著作中均未见有关铜版印刷的记载，其工艺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我馆民族文字古籍中，缺铜板印刷藏品，此次获赠，补充空白。